

第六冊

卷六

學會約

士戒

諭俗

卷七

寶慶語錄

卷八

善利圖說

馮少墟集

馮少墟集卷六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學會約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寺
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
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手請
正意也諸君子其謂之何

一會期每月三會初一十一廿一以中午為期

不設酒醴不用東邀大家初會相拜止於會中行之不必各各登門以滋勞擾若別有請益不在此例

一會期講論毋及朝廷利害邊報差除毋及官長賢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門私事與衆人所作過失及詞訟請托等事褻狎戲謔等語其言當以綱常倫理為主其書當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小學近思錄為主其相與當以崇真尚簡為主務戒空譚敦實行以共

任斯道無令鄉之先達如橫渠涇野諸先生專美於前可也

一會中一切交際俱當謝絕此正崇真尚簡處彼此各宜體亮若中有至親舊友不因學會相與者隨便

一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虛已下人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玩不可自以為是過於激辨昔張橫渠先生一夕與二程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

之程伊川先生見橫渠訂頑曰是起爭端改為西銘且曰某兄弟無此筆力又曰自孟子後未見此書觀此足見二子舍已從人取人為善鄒魯真傳正在於此若以自是為自信主意一定無復商量如此縱講得是亦為不是况又未必是乎近世學者多坐此病吾輩當共戒之

一坐久興到願歌詩者歌詩數首以暢滌襟懷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氣象何等從容誠意何等懇至即此是學

一學之不講孔子且憂况於學者今吾輩講學於此非徒教人乃所以自求其益耳何如人心易放學問難窮無論浮湛世味悠悠歲月即使今日行義超卓儘足樹立苟以此自足自滿不復求益寧保終身之不改行改玉乎即不然寧保終身之不南越北轅乎故親師取友一則夾輔切劘使不至放逸其心一則問津指路使不至錯用其功耳總之自求其

益非所以務外徇人也故鄒東廓先生有云
學之不講聖門所憂所謂講者非以資口耳
所以講修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聞義而徙
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修德實下手處而呂
涇野先生亦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
已之是非又云道學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
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便與好名的心
相近此皆前輩折肱之言吾輩不可不潛心
體驗者也

一古今理學名儒標宗立旨不翅詳矣陽明先
生揭以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於聖學不可
輕議且如吾輩今日講學於斯其於聖賢道
理發揮亦可謂極明暢矣不知各人心中一
點真偽處大家得而知之乎否其各人飭躬
勵行亦可謂極真切矣不知其心中一點安
勉處大家又得而知之乎否大家雖不得而
知其各人心中一點良知明明白白一毫不
可得而昧也吾輩今日為學不在遠求只要

各人默默點檢自家心事默默克治自家病痛則識得本體自然好做工夫由是親師取友其益自爾無窮耳不然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游曷益乎此先生致良知三字所以大有功於聖學也若夫着實用功各求其所以致之之道則在吾輩大家勉之耳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故顏子好學不過不遷怒不貳過而止耳無它竒術秘訣也今吾輩發憤為學斷當自改過始余每見朋友中背後多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或亦彼此未嘗開心見誠以過失相規四字相約耳今願與吾輩約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彼此於靜所盡言相告令其改圖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中亦不可對衆言之令人有所不便於己固不當以一青而甘於自棄於人亦不當以一青而阻其自新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即此便是學顏

子之學不然講論雖多亦奚以為哉此改過
所以為聖學第一義故於約中特言之其它
不能具而悉也

附答問二則

問古之聖人只講學可矣何必立講學之名曰
古之聖人若只自己講學而不立講學之名
以為天下後世鵠則天下後世皆不知有講
學之事而自古聖賢相傳之道統自聖人而
任亦自聖人而絕矣是豈聖人之心哉聖人

之心正要立此名以為天下後世鵠使天下
後世有所趨向庶乎人人共為此事則自古
聖賢相傳之道統或可以衍之于無窮而後
聖人之心始遂耳聖人有功于天下萬世處
正在于此非聖人故立此名而好之也

問學者不言而躬行何必講學曰此言字不是
指講學如有人自家不能孝不能弟却好議
論別人不能孝不能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
可也何必議人又有人自家真能孝真能弟

而却好對人誇自家孝自家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誇人此言字指自家議論人自家誇張人說原都是不該有的故曰不言而躬行若自家真能孝真能弟不惟不自誇而且歎然不自足猶終日講如何孝如何弟不惟不議人而且廓然不自私猶終日與人講如何孝如何弟此講學之言正躬行之士不可一日無者也可曰不言而躬行哉言之一字不明不知誤了古今多少人

少墟先生講學有年頃謝政歸余竊喜得相與肆力於學也乃與諸同志約會於寶慶寺中先生欣然從之坐講終日倦倦以躬行相勸勉一時人心莫不感發興起已咸謂其不可無約以遵守之也因請於先生先生出此以示後與會者益衆其約抄閱不給余因謀諸同志付之梓人嗚呼為學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戒空譚敦實行先生約中業已及之矣願與同志共勗之余又何贅焉咸寧王

境謹跋

士戒

余至不肖諸生不不肖余而從之遊余愧無能為助也聊述數語以戒諸生知諸生必不其然第不如此不足以效忠告耳儻中有不率者諸生當先鳴鼓攻余訓導不嚴之罪

一母自恃文學違誤父兄指教

一母妄自尊大侮慢宗黨親朋

一母對尊長噉切噫隘噫帝咳丘欠伸跛蓋

庇倚睇第視唾吐洩替及撒手交足等弊

一母在稠衆中高譚闊論旁若無人

一母假以送課徧謁官長以希進取或官長有命不得已

錄送可也

一母爭強好勝擅遞呈詞或父兄有命亦當委曲勸化必萬不得已

可方

一母借人書籍不還及致損污言書籍則凡物可知

一母到人書房窺看私書簿籍及稱誇文房器具

具

一母揀擇衣服飲食及致飾車馬等物

一母見人貧賤姍笑凌辱見人富貴嘆羨詆毀

一母結交星相術士及扶鸞壓鎮諸凡無藉之

人

一母看水滸傳及笑資戲文諸凡無益之書

一母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謠對聯譏評時事傾

陷同袍

一母替人撰造揭帖詞狀及私約書札

此二段每見人

有犯之者往往明羅王法幽遭天譴

一母輕易品評前輩著作及學問淺深行事得

失

一母彼此約分飲酒遊樂

一母唱詞作戲博奕清譚

一母出入酒館縱情聲妓及更深夜靜方才到

家

如遇親朋見召席間有妓如寧辭而不往可也

一母哄人詈人併議論人家私事

一母作課之日輕易告假及彼此說話看稿以

亂文思

以上數款皆余髫年所聞於長老先生者故不憚諄諄為諸生言之諸生其慎聽毋忽

諭俗

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因錄舊對一聯

做箇好人心正身安寃夢穩

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

丙申秋余偕諸同志立會講學于寶慶寺會

凡旬日一舉越數會凡農工商賈中有志向

者咸來聽講且先問所講何事余懼夫會約

之難以解也漫書此以示若夫臨時問答各

隨其人不具論

馮少墟集卷七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寶慶語錄

子夏在聖門稱篤信謹守者猶曰入聞聖道而
悅出見紛華而悅可見人心操存最難今學
者無聖人以為之依歸是入既未聞聖道而
出又只見紛華安保此心之不舍而亡耶念
及於此真是汗顏慄骨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仁者強恕而行之事然天下不皆強恕而行之人我柰何因不欲之加而輒動其憤懣不平之念如此則必生身于羲皇之世而後可也但不知羲皇之世又有此憤懣不平之士否

君子遵道而行其志曷嘗不銳然不免廢於半途者怕人責備也不知別人責備我正是指點我處有人指點我方喜其前途之不迷也而又何怕之有

管仲設三歸用反坫樹塞門其規模何等大也而夫子乃曰管仲之器小哉夏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其家數若隘乎小也而夫子乃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聖人之識見議論與人情大相懸絕耶于此勘得破方不為世俗所粘染

黃擴孺問學者學聖人尚矣竊意聖人玄修實詣或高出尋常一籌及登壇聚講以日用為體驗處平淡為下手處何時才躋聖域曰自

古聖人造詣豈止高出尋常一籌蓋高出尋常萬萬者但不知聖人當日用何功才得造詣至此亦不過以日用為體驗處以平淡為下手處耳吾輩果能如此常常用功不患不躋聖賢之域

又問旦晝時百累膠結萬竇碁布牛羊斧斤易知也憶午夜乍覺每將旦晝未為隱事預先千想萬慮一切牛羊斧斤都打不退此樣病根如何拔去曰斧斤牛羊時時有之只是自家一向不知故反愛護之耳今既知是斧斤必不肯再使我伐既知是牛羊必不肯再使我牧不患不退只患不打母曰一椀水不能救一車薪之火也

又問人生塵寰舉足就差開口便錯尋自悔之差錯過的都收拾不來似這終身痼轍如何解脫曰學者終身痼轍不能解脫只是不自悔若能自悔舉足自然不差開口自然不錯縱不然亦不至大差大錯矣又何痼轍之

足患

又問堯舜地步最高功業最偉及閔子輿氏論一不為堯隔壁即桀一不為舜隔壁即蹠夫堯桀舜蹠相去霄淵何故並談無別曰堯之隔壁就是桀舜之隔壁就是蹠中間再不隔一家此孟子所以並談無別世之學者既不為堯為舜又不甘為桀為蹠只是錯認以為中間尚隔許多人家耳使早知堯之隔壁就是桀舜之隔壁就是蹠自然一步不敢差

錯

又問古昔論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想姬旦負成王時伊尹放太甲時心事未白二公何所擔當不為流言中傷竟成千古大事曰世間是非毀譽最易動人伊尹周公只是能自信不為是非毀譽所動所以能成千古大事亡論伊周即如宋濂洛關閩國朝河會姚涇諸先生當日講學時有多少是非毀譽由今視之于諸先生竟何如大約古昔論

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今世論人雖在事始吾輩自信當在事後

又問小白重耳兩霸最是魁杰稱善假之者迺涇亭衡雍後執陳濤塗聽衛元咺甫履盛滿輒肆悞媯暴行彰彰可指可摘又若不善假者此何以故曰天下事真者斷不能假假者亦斷不能真伊周真者也雖叢流言何損于真桓文假者也雖費彌縫何益于假不然濤塗之執元咺之聽何一旦敗露至此哉或曰

非敗露也是真心發見也余曰然君子有真小人亦有真濤塗之執元咺之聽是小人之真心發見也于此可以觀桓文之假而不可以此概天下之真若槩以此為真則日肆悞媯無所忌憚者為真而一介不苟亦烏几几者反為假矣故君子之真不可無小人之真不可有毋徒諉曰吾真也吾真也而置君子小人于不辨

或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

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咲可見二說都是不可執一也雖然道之不行章先後合一業已詳言之矣吾輩又何疑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說的未嘗不是但講天地之大處不可說壞天地當云以天地之大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人不知當何如頂戴宜乎

有感而無憾然人心不足人之願歆不齊雖以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可見道理無窮猶字最當體認不可說壞天地尚有可憾處天地生我當吾世而使人猶有所憾則天地生我之謂何須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使天地不至於為人所憾才不負天地生我之意不然無論為人猶有所憾之人即不為人猶有所憾之人而碌碌庸庸不能使天地不至為人所憾

則天地又烏用生我為哉可愧可懼

孔子稱舜曰必得其名稱武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正見得武之征誅與舜之揖讓一耳且更加一天下字又加一顯字尤見得武之心事顯然明白天下人人所共信也

問曰必得曰不失一字之間真春秋袞鉞之意何如曰不然孔子正恐人有此議論故序武于舜後序不失於必得後耳又問不失二字何曰二字極有意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不獨文王武王受命而曰未可見武王一生亦以服事殷父子已得天下之顯名直至末年不得已順天應人才有此舉宜乎平日之顯名至此不無少損而猶然不失此所以為難故曰不失非與必得二字有袞鉞也又問曰身似心猶歎焉何如曰不然自古聖人做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疑一時浮議或有所不免然公論久而後定縱身後有顯名而不能保其身之不失武王能以其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是何等心事又何以服人至此豈不尤難之難哉謂武王自歎則可若以心猶歎解身字則不可

問壹戎衣而有天下何也曰一字正見得師不老財不匱兵不血刃處向非天與人歸武王不得已而應之安能易易如此惟一戎衣而有天下此所以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問文王事殷而武王伐受文王之心戚矣何如曰父作之子述之此正文王之所以無憂也烏

乎戚謂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可見武王到文王之時亦必以服事殷文王到武王之時亦必一戎衣而有天下孔子明白說破而蘇子猶謂武王非聖人何也

問子思惓惓於纘緒繼述為武周辨者何曰孔子嘗謂武未盡善蓋悲其遇也又謂夏禮殷禮吾能言之蓋為周監于二代溯其郁郁之文所從出也而或者不察以為孔子若有不足于周者且春秋時周先王存一空名而為

下之敢於倍者又多借未盡善之言以為辭
故子思不得已直說出武周心事原與堯舜
揖遜之心同而後又惓惓于今用之吾從周
及憲章文武之說又引夏禮吾能言之云云
以為証此其憂誠深而其慮誠遠矣中庸一
書謂之明道之書可也謂之維周之書亦可
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此亦裁革節省之意不
知有當裁革節省者亦有不當裁革節省者
春秋時列國不惟不奉聲教且不奉正朔矣
關係豈小夫子愛禮之意只當在奉正朔上
說與春秋書春王正月之意同昔人謂桐江
一絲繫漢九鼎余謂有司一羊存周九鼎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周自平王東遷政教號令
不行于天下天子不巡狩諸侯不述職列國
不陳詩貢倍原是詩亡不是黍離降為國風
而雅亡也所以孔子刪詩止於三百篇此外
再無詩可刪矣王迹熄而詩亡觀詩亡而王

迹可憂此孔子所以作春秋以存王迹也春秋天子之事不是孔子僭托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只是魯之春秋照周天子的制度稍為筆削便是天子之事非復諸侯之事矣故觀於春秋而知周天子之政教號令猶然行于天下也夫子維周之功大矣

問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如今有目疾者亦神散而昏豈胸中不正耶曰只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瞭便是神精而明若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眊便是神散而昏昔一朋友書屋中有酒數罌有書數卷客至反覆視酒更不及書主人因留飲大醉而別嗚呼瞭眊之際亦微矣可不慎與

問格物曰今吾輩在此講格物就是格物即如孝弟二字與師友講明便是格孝弟之物心下講得孝弟二字明白即是知至由是誠其孝弟之意正其孝弟之心脩其孝弟之身齊

其家使一家之人皆孝弟治其國使一國之人皆孝弟平其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孝弟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離却眼前另尋一物是物與吾身為兩而道可須臾離矣

問經權曰天地間只有此經天地以此立心生民以此立命中國以此異于夷狄人類以此異于禽獸可進可退可毀可譽可生可死而此經必不可廢但當平常易處之事雖中人

或亦偶合當變故難處之事雖賢者不免出入所以古之聖人不得已設一權字以為事至于此須是行權才得合經不然便拂經矣是聖人之設權正為委曲合經設也而後人之行權反多至於廢經何哉聖人為經以設權後人借權以廢經關係豈小

信者人之真心國之大經足食足兵民信三者誠不可缺一若不得已寧可去兵必不可去信再不得已寧可去食必不可去信再三斟

酌至死不去此權也正所以求合乎其經也
若今人論政平常已不知信為人之真心國
之大經每每與兵食並論所以但不得已先
要去信何況於再若曰不得已而行權耳不
知行權之主意謂何如此又何取於權哉權
一也權的合經不合經便是能權不能權便
是可與不可與

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如答任人一章
任人不知禮為天地之大經為萬古之常經
乃權於禮與食之間而謂食重又權於禮與
色之間而謂色重曰饑而死曰不得妻者甚
之也說到這箇去處恰似食色重所以屋廬
子亦不能答不知如此權禮則人欲肆而天
理滅人類而禽獸中國而夷狄矣關係豈小
孟子亦權於禮與食之間而曰寧可以無食
必不可以紛兄之臂而奪之食亦權於禮與
色之間而曰寧可以無妻必不可以踰東家
墻而褻其處子曰紛兄曰踰墻亦甚之也說

到這箇去處自然是禮重如此權禮則天理常存人心不死人類不至為禽獸中國不至為夷狄矣先王為食色而制禮孟子權食色而重禮天地之大經以正萬古之常經以明其功豈小補哉故曰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也

君子遠庖厨一句正是行權以合經處不忍見其死不忍食其肉此真心也此經也此心既是不忍而賓祭又不可廢若不行權執定禮不可廢只得忍而殺之則其初一二次還覺不忍久之習以為常必至見其生而亦忍見其死聞其聲而亦忍食其肉矣故先王不得已行權以遠庖厨庶乎禮既不廢心亦可存豈非為仁至妙至妙之術哉庖厨原為此心而遠行權原為合經而設惟至於委曲以合經而後見權之所以為妙

吾儒事業不外齊治均平此是如何景象若以家道富厚為齊以天下富強為平此五霸之

治平非二帝三王之治平也唯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興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其親而長其長則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之強不強也以富強為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

一念不起純然是善惟有念而後有善惡之不同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朱子解之止曰存天理之本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朱子解之即曰遏人欲於將萌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節字乃天然自有之節就是中不是人為

問豫立之意曰豫在事上尋求斷不能立蓋事變無窮千頭萬緒豫先何以安排即安排得是亦屬有所將迎之弊况又未必合乎此豫字即是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於此勵弗措之志加百倍之功造到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凡事自然是立前定者前定乎此也若預先不在理上講究得明白心上不涵養得純熟事到面前如何得安貼凡事豫則立是在心上豫不在事上豫

一夕坐寶慶月下見皓月當空自覺此心湛然無物因顧謂諸生曰此時正好自識心體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就如皓月當空纖塵不染可見吾輩心體必一物不容而後能萬物皆備彼反身不誠萬物不能皆備者還是自家心上有物還是自家心體不乾淨

問一物不容與萬物皆備二物字同否曰一物物字指欲言萬物物字指理言佛氏本來無一物不止欲無併理亦無不止理無併無理之無亦無矣此理障二字所以貽禍無窮也人心所以與萬物隔者只是不能舍己若能舍己自然眼界大心地寬自然看得我與人俱從一善生來有何不可從處有何不可樂取處蕩蕩乾坤獨來獨往豈不為千古一快

取與二字原是相反惟善是同有的故即取為
與於人無損而于己有益于己無損而於人
有益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彼此無損
彼此有益人亦何憚而不與人為善耶

大學言正心無他法只是要此心常在腔子裏
蓋此心一不在所以視聽遂失其職以此應
事未有不差錯者此身所以不修也薛文清
公每寢必自問曰主人翁在室否可謂精于
心學者

出門如見大賓非止為出門而發蓋出門之後
就要待人就要處事有多少事體多少應酬
若以不敬當之豈有不差錯之理故提醒之
法于出門尤為緊要

問叅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
精神收斂寧一便是叅前倚衡真境第恐吾
輩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所以學要常講師
友要常會

問人而無信曰信在天為實理故四時一信之

流行在人為實心故四德一信之貫徹如怵
惕形于孺子固信之見于仁矣俄而接大賓
而恭敬生焉非信之見于禮乎又俄而屈直
互陳是非立判非信之見于智乎世人不知
無信之不可故意做出許多機械來以為巧
干涉世不知人而無信終不能行自己做到
州里不能行處還不知是不忠信篤敬之故
真是可惜

言忠信一節正是人而無信的註疏

問淡而不厭曰淡之一字原是性體吾性中一
物不容何其淡也無物而萬物皆備又何厭
之有即如滾水淡極矣故人人皆可用且如
眼前飲茶就有多用不得的推而至于羹汁
酒醴之類則人人斷難如一矣可見淡中之
味人人當知能知此味則天下無事不可做
矣先儒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之謂也
人之樂末有無所寄者只是要寄得好即如聲
色貨利人皆以為可樂故斂精耗神以殉之

至老死而不寤所樂一差匪獨人品攸關而身家亦係之良可悲痛故二程初見茂叔即教之尋仲尼顏子樂處誠恐劈頭所樂一差則終身不能出此坑塹耳

孔子論友即繼之論樂而損益辨焉此之損益即利害禍福也不得輕輕看過

自家所樂一差則終身相與的朋友豈得不差朋友一差何事不差念之悚然

今人於書畫奕詠靡不殫精為之如曰學聖人則退托不敢當豈知技藝至難故不能者極多若夫孝弟庸行當身而具人人可能則學聖人不較易乎

○
問吾子云人生天地間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第講學者多惹人議論柰何曰議論何病議論然後見君子且吾輩為學非所以學孔孟耶孔子講學或人疑其為佞孟子講學外人譏其好辨不特此也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偽學之禁真西山稱為真小人魏了翁號為

偽君子自古聖賢未有不從是非毀譽中來者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又曰金不鍊不精玉不琢不美可見是非毀譽聖賢方藉以為煅煉砥礪之資也又何計人之議論哉不然瞻前顧後方信忽疑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何以謂之孔孟又何以謂之程朱哉白沙先生詩有云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鉄樣對諸攻群譏衆詆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願與諸君日三復之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如曰道無大

小學亦無大小安得以小德出入為可此中

大有意思蓋先王立教大處不待言小處如

曲禮所稱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

足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作跪而遷之就屨

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

而納屨人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之類即一

言一動一步一趨都有箇規矩準繩一毫不

肯假借一毫不得踰越非是先王過於詳過

於嚴蓋立教不得如此先王立教既如此其詳且嚴而又恐學者苦其繁畏其嚴於是不得已又寬一步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庶使初學之士不至苦其繁而自諉又畏其難而自阻耳不嚴不足以端學者之趨而不寬又不足以鼓學者之進此正是聖賢循循然善誘人處非果謂小德可以出入無傷也若果謂小德可以出入無傷則先王立教只標其大德足矣又何必條縷小德若是

之詳且嚴哉惟其若是之詳且嚴所以不得不說此一句聖賢中間有多少苦心處語云天之愛民甚矣余亦曰聖人之愛學者甚矣學者豈可不亦步亦趨務使毫無出入以無負聖人愛之之意此章之言大有關係安得謂不能無弊吳氏蓋未嘗深思其意耳問或以綱常倫理為大德辭受取與為小德何如曰伊尹格天事業皆從一介不苟中來辭受取與豈是小德為此言者是貪夫借口之

辭豈子夏之意

先王立教雖是寬人一步學者不可自寬如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歛枕簟洒掃堂室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至於曲禮又云獻粟者操右契凡遺人弓者右手執簫左手承附主人自受由客之左之類由是觀之吾輩自來不知出入了多少尚敢還說別樣出入無傷哉不辨其何者為大德何者為小德而槩言小德出入無傷竊恐其認大

德為小德認踰閑為出入而猶曰無傷無傷也其自誤誤人可勝道哉細行不矜終累大德願與同志共勗之

聖賢學問雖多端一言以蔽之曰謹言慎行不必深求只看世間謹言慎行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敬愛那一箇不獲福放言肆行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怠慢那一箇不惹禍故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念及于此敢不凜凜

言易而行難為謹言易而慎行難也今于易者且不能又何論難者哉昔劉元城問盡心行已之要于司馬溫公公曰其誠乎又問從何入曰從不妄語始元城于此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為古今大儒不妄語三字似易而實難願共勉之母忽

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厲鬼余亦云一言而善景星慶雲一言而妄妖氛厲鬼古詩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行方便事陰德滿乾坤余亦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開方便口陰德滿乾坤言出于我一毫無所費而能使陰德滿乾坤人亦何憚而不為耶可見人不惟不當妄語且當善言德行

天下之患莫大于小人倡不根之言君子不察誤信而誤傳之人見其出于君子之口也皆謂君子必有所見其言必不妄即理之所無者或亦信其為有而不可破矣不知小人當

造言之時原覬君子之信而傳之及君子一
信而傳之則小人反借為口寔曰君子云何
君子云何即他人亦必曰君子原云何原云
何也如此則小人不根之言一一皆有根之
論矣當斯時也即堯舜之明亦豈能察之哉
忠臣飲恨孝子含冤病正坐此余以為君子
之聽言凡說好人不是處當姑闕疑從容詳
審勿輕信而輕傳之則小人之計自無所售
彼縱假借則君子原無此言天下必有能辨
之者又何萋斐貝錦之足憂哉

問君子小人之中心曰恐君子變而為小人望小
人變而為君子者君子之心也恐小人變而為
君子望君子變而為小人者小人之中心也此
小人所以動輒左袒小人而媒孽君子左袒
小人者非是厚小人只是使小人益成其為
小人而有以快已之忌心媒孽君子者非是
恨君子只是使君子不成其為君子而有以
遂已之忌心耳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寶慶語錄 十三
之惡小人反是小人只是一箇忌心不知壞
了世道人心多少良可浩歎

問或云必有孔孟之道然後可闢佛老其說是
否曰此佞佛者阻人闢之之言而聽者未及
察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若
必待有孔孟之道者而後可以闢佛老則佛
老終無人闢矣能言距楊墨二句余昔有此
破云大賢公闢邪之責于天下亦不得已意
也余師蕭慕渠先生深以為然近又見葉寅
陽破云大賢主張聖教而深望于羽翼者焉
更得其意

問從祀孔廟只當重人品不當專重講學何如
曰不然此祀原專重講學須在講學中擇其
有功聖門人品無議者方得從祀若不論講
學與否而槩論人品則古今人品無議者亦
多矣豈得人人而祀之且孔子以前人品無
議者又不在所遺邪講學二字創自孔子此
祀全為風人講學而設不專為古今人物而

設也若古今人物表表不凡者或祀鄉賢或祀名宦或為專祠以祀用以崇德報功磨世礪倍皆無不可第不宜輕易從祀孔廟耳此關係不小不可輕議

問講學者多棄去文詞不理此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何如曰學者棄去道學不理誠不可若棄去文詞不理有何關係而曰此自護其短之巧術也能文者自是能文不能文者自是不能文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恃其所長不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護其所短而反以為自護其短之巧術何也道理甚明無足置辨

問聖賢道理在人倫日用間只為子孝為臣忠可矣何必講心性而後為學耶曰聖賢道理原在人倫日用間但不知以心性不端之人為子能孝為臣能忠否此必不能而曰不必講心性可乎借忠孝大題目以杜講學之口此正以不忠不孝誤天下者也而學者多誤

信之何也

心之理一也在于子謂之孝在臣謂之忠忠孝是
天命之性為子孝為臣忠是率性之道聖人
教子孝教臣忠是修道之教講心性正是講
忠孝之理處今日不必講心性是臣子而不
講忠孝之理也其不臣不子甚矣

問心性之學上達之學也或不宜槩施于下學
曰收放心養德性下學不當如是邪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一說以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為句經鉅堂雜志又謂
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為
二字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當
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作文法云
云二說孰是曰二說俱非當依伊川以勿正
七字為句為是孟子謂必有事原是在心上
有事心上用功不專在事上有事用上用功
若說心必有事焉而勿正雖是明白却不渾
融却不妙惟將心字放在下句正見得上句

必有事焉而勿正是在心上有事勿正非專
在事上有事勿正也此正見孟子句法字法
之妙上文是集義所生者義原在心在內故
行慊於心便是義行不慊於心便不是義集
只行事件件務慊於心便是非硬將外面一
物取而積累於此而曰集義也告子義外之
見病正在此故孟子先說集義後說行有不
慊於心而直斷之曰告子未嘗知義正與此
先說有事後說心勿忘勿助長一樣文法大
抵聖賢立言下字眼都有意思學者識見不
到切勿輕起疑端擅自更改也

正心誠意四字千古正論聖學真傳而或以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為句或又以正心二字為
忘字之誤必欲借孟子抹撥正心二字何也
問巧言佞利口何以分別曰佞與利口俱是巧
言孔子曰巧言亂德孟子解之曰佞亂義利
口亂信昔張橫渠以崇文說書被召與王安
石議不合安石遂命按獄浙東寔疏之也時

程伯淳為御史爭曰張某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猶且讞獄此佞語也朱文公內召入朝有人要於途說之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文公正色答曰某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言者愧服上所厭聞云云此利口也

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為迂不知正與邪對誠與偽對既以誠正為迂不知將以何者為不迂邪或者其人可知矣

或曰正心誠意亦未必為上所厭聞或為上所喜聞亦不可知為臣子者何可不言余曰不然臣子進言不必論上所厭聞不厭聞亦不必論上所喜聞不喜聞如以厭聞誠正而不言誠正固非事君之道如以喜聞誠正而始言誠正亦豈純臣之節如喜聞誠正而言誠正固矣倘喜聞狗馬而亦言狗馬可乎喜聞貨財而亦言貨財可乎不論自家所學惟論上所喜厭其勢必至于此唐李勣知遂良之

說上所厭聞故陛下家事之說一投而遂貽唐室無窮之禍想勸之心不過以遂良之言為迂耳豈知貽禍之烈至此哉文公不論上所厭聞否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宛然孔氏家法真萬世臣子之所不敢違也

問學之不講孔子所憂後世學者多不肯講何也曰其病多端一則于已不便一則自以為是一則為人不足與言一則恐為世所厭一則嫉忌人之勝已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一講則人必以躬行責備于已不便故不得已謂學只在行不在講是以行之一字杜責備者之口以掩不行之過也即問有能行者又器小易盈若曰吾行是是亦足矣何必再講而况其人又不足與講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彼其心或亦曰是何足與言學問也云爾昔人說朱文公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今之不講者豈

亦以正心誠意世所厭聞而講之無益邪女
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妒今
之不講者得無曰我不能行而講之使人行
則形已之短我能行而講之使人行則掩已
之長得非忌心勝而不欲人之行之邪不知
不講者不行者也真能行者必不避人責備
而不講義理無窮即聖賢且望道未見我安
敢自以為是而不講人性皆善孰不可與言
敢謂人不足與言而不講平生所學惟此四
字何論人之厭不厭也而不講君子莫大乎
與人為善方愧不能與人為善也又何忌人
之勝已也而不講孔子憂之正憂乎此身後
人不憂豈其有加於孔子邪

問近世講學者多講玄虛不知只躬行足矣何
必講曰藥玄虛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學者
多講玄虛正當講躬行以藥之可也而反云
學不必講何哉為此言者是左袒玄虛之說
而阻人之辨之者也

講玄虛之學講學也講躬行之學亦講學也玄虛之學不講可也躬行之學不講可乎若曰學不必講豈躬行之學亦不必講邪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孝如何弟安能孝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忠如何恕安能忠恕彼謂只孝弟忠恕而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孝弟忠恕者也

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可聽其未得已乎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者正是講其所以躬行處正是因其未得而講之以求其得處不然躬行君子終未之有得矣

講學二字幸出于孔子若出于孟子則必以為孟子不及孔子處在標此二字矣

問講學可也第不宜如諸儒之各立門戶何如曰不然天下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門戶者乎如以諸儒標天理二字標本心二字標主教窮理四字標復性二字標致良知三字為立門戶不知孔門標一仁字孟子標仁義二字

曾子標慎獨二字子思標未發二字豈亦好立門戶邪夫子之牆數仞若真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自不容不覓此門戶以入不然

是原甘心于宮牆之外者也何足辨哉且論道體則千古之門戶無二論功夫則從入之門戶不一第求不詭于孔氏之道各擇其門戶以用功不自護其門戶以立異可耳而必于責備其立門戶不知含天理本心慎獨未發之外又将何所講邪一開口便落門戶真令人不敢開口矣聞者豁然大悟

天下有三件不可解的事言可省也別樣不該說的言語通不省偏只省了講學的言語一不可解交可寡也別樣不該交的朋友通不寡偏只寡了講學的朋友二不可解是非可避也別樣不該管的是非通不避偏只避了講學的是非三不可解

或有苦忌者之責備者余曰人而不為人所忌則其人可知矣人而忌人則其人可知矣人

而不為人所責備則其人可知矣人而責備人則其人可知矣

戰國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得孟子辭而闢之從漢至宋佛老之言盈天下得程朱辭而闢之至于今日非學之言盈天下倘有辭而闢之如孟子程朱其人乎余竊願為之執鞭非學之言忌者倡之誤聽者從而和之講學者又從而講之何也講學者誤講非

學之言自誤誤人不小

皆古聖人也論人何其恕吾未能有行烏自處何其謙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趨向又何其正此正孟子之所得統于孔子也

以孔子自期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以孔子望人則可以孔子責人則不可只爭一念遂隔千里

宋儒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余亦云人不學仲尼萬古如長夜

士君子為人全要有品有量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

門人榆陽許大倫

咸寧任國珣輯

馮少墟集卷八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善利圖

今試語人曰汝當為聖人則必駭然曰聖人我所望而震也何敢為又試語人曰汝盜蹠也禽獸也則必怫然曰我縱不肖何至為盜蹠禽獸不知人生斯世止有兩途利則蹠善則舜出善入利間不容髮故處而孳孳為利則儒冠而盜

蹠禽獸出而孳孳為利則軒冕而盜蹠禽獸彼其心已為盜蹠禽獸矣而猶不自知也方且揚揚得意焉昔孟氏深為不求放心者哀人而為盜蹠禽獸也寧不為孟氏之所哀乎哀之而欲警之故為之說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馮先生推廣孟氏之意而立之圖翼聖一見之而惕然再玩之而醒然三復之而豁然夫孟氏利善之說何始乎此虞廷所謂道心人心也發端僅分於一念而善之積也則由有

恒而善人而君子即聖人可到焉利之積也則由斧斤而牛羊而桔之反覆去禽獸不遠焉善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舜用而才濟其美利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蹠用而才濟其惡嗟嗟流芳百世誰不願之遺臭萬年誰則甘之乃一披圖而所為流芳者始自何念遺臭者又始自何念昭然若指諸其掌則利與善之間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乃世之自諉者則曰我已為蹠矣難復為舜矣即安於放縱可也不知孟

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易之復卦五爻皆陰一爻獨陽固靜極而動亦惡極而善也一爻之善兆而為七日之復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剛長不已復且變而為乾矣純乎天矣向也蹠今也舜矣圖曰從此回心猶可向道此先生示人以復機也世之善人君子或自滿曰吾道德脩矣聲望著矣聖域難到姑寬假可也俄而利心忽入人品心術頓非其初在易之垢五陽之下忽生一陰陰之浸長不盡剝

五陽不止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既已為聖一或罔念即流為狂向也舜今也蹠矣圖又曰未成一簣半途而廢此先生示人以詣極也世之人又或曰吾為善無近舜為利無近蹠柴立乎中央則亦已矣不知人心無中立之理半善而半利終是一利半舜而半蹠終是一蹠譬之過橋者不在橋上則在水底橋水之間應無駐足處圖又曰若要中間立終為蹠路人此先生示人以決斷也然則利轉為善而善必造於聖蹠

轉為舜而舜則不復為蹠如是而後不受子孟氏之哀如是而後無負先生立圖之意乎且圖之義何祖也伏羲則有八卦圖惟文周孔子能會之大禹則有洛書圖惟箕子武王能會之周濂溪崛起而接聖脉則有大極圖惟二程張朱能會之此三圖者非賢聖莫解也先生善利之圖固賢聖之秘旨而實愚不肖所共醒惕也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先生之醒惕天下也廣而其善天下也多假令伏羲大禹濂溪復生

斯世寧不謂今之圖與昔之圖若合符節哉翼聖謹書諸紳將終身佩焉尤願先生勒此圖於關中書院以詔來學故為之序

萬曆癸丑陝西提學副使新安洪翼聖撰

附東

世人每猶豫於善利之介蓋不知不為聖人君子則必為盜蹠禽獸耳台臺善利圖大包無外細入幾微觸目警心誰不知懼且於不善者開向道之機於為善者凜鮮終之戒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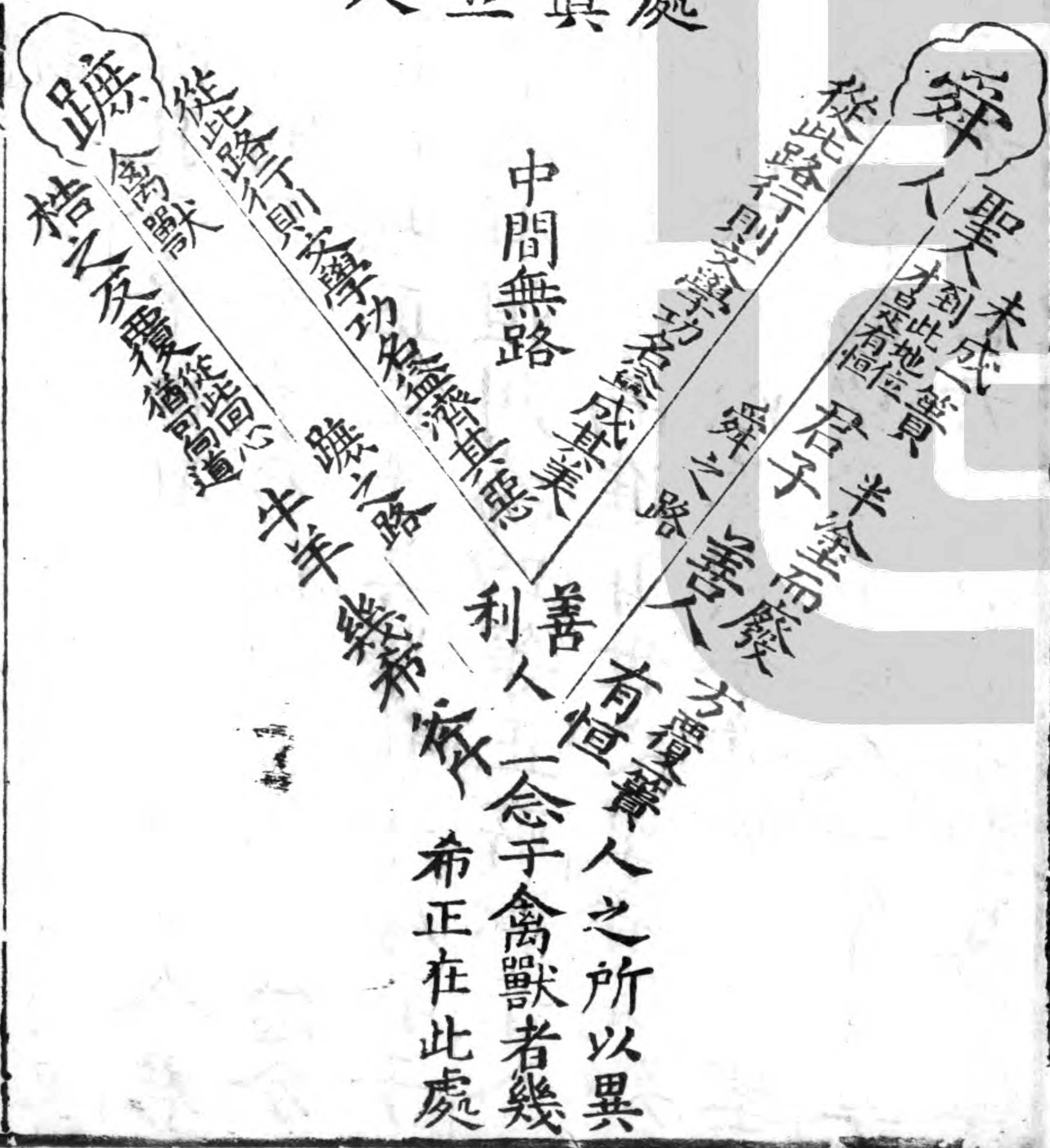
遲回者破中立之非令人去利去之盡為善
為到底若操此以終身何怕聖賢境界不可
漸臻學問最患不痛不痒兩頭牽制如台臺
之學問則一刀兩斷切骨入髓非大智大勇
誰能如斯翼翼聖三生有幸得遇此圖愚意此
圖當勒之於闕中書院與白鹿洞教規互相
發明則學未講而舉目燎然誰肯甘為盜蹠
禽獸者將許多猶豫念頭登時放下此入門
直捷路也翼翼聖且終身佩之珍為百朋豈惟
翼翼聖諸學者俱宜書一圖於座右古聖賢諸
圖皆精微淵奧非上智莫曉而善利圖則理
奧而形顯賢愚僉受其益直與古聖賢諸圖
竝垂不朽矣翼翼聖謹擬一序愧無能闡圖之
微意不知尚有一隙之明可向進否望台臺
指示而教誨之是荷

人性本善利者有己之私也原不並立豈容交
戰而角勝乎上知以本善者洗除其己私中士
不以有己者戕牾其本善安勉雖殊入聖則均

若岐路而爭馳即去聖而入蹠肯哉馮仲好之
 言曰善念是吾真欲人之培養其善也又曰中
 道立終為蹠恐人之托利於其善也此其辨晰
 理奧深得作聖之肯綮矣與同志者共之
 萬曆庚子春日關中屈拱北書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
 善念是吾真
 若要中間立
 終為蹠路人



善利圖說

或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別而孟子乃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列為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基恐學者躐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而不知以善利分舜蹠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何敢望舜下聖人一等吾寧為君子已耳或者又曰君子我亦不敢望吾寧

為善人已耳或者又曰善人我亦不敢望吾寧為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之必不至如蹠何苦歟然曰吾為舜吾為蹠以彼其心不過以為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寬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雖殊揔之是孳孳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蓋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

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孳孳為善之後論也旨豈
二乎哉雖然為衆人易為聖人難故學者儘學
聖人尚恐不能為君子為善人為有恒若姑曰
我寧為君子我寧為善人我寧為有恒其執不
至于無恒不止不至于如瞶不止也何也取法
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為下理固然也
究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
且為善為舜則為人為利為瞶則為禽獸所係
匪細故又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玩幾

希二字可見人必至于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
武周公孔子纔謂之君子存之纔謂之人不然
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善利之分舜瞶之分舜瞶
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
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一念而善
為舜為人一念而利為瞶為禽獸固矣倘學者
不幸分辨不蚤誤置足于瞶利之途將遂甘心
已乎曰不然不聞孟子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
善雖當伐之之後而萌蘖尚在故曰平旦之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苟得其養無
物不長夫以斧斤伐之之後而尚有此幾希之
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為堯舜人柰
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二字正是
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或又曰養此幾希
尚可為舜固矣彼牯之反覆夜氣不存者獨無
一線生路乎曰有觀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存
即為禽獸而猶曰違禽獸不遠謂之不遠尚猶
有一線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半
旦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
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
止耳豈真不可救藥哉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
身自伐自牧而不知自悔也悲夫或又曰幾希
之說蓋為誤走蹶路者發也若幸走舜路者可
遂以舜自命而不復求進乎曰不然一念而善
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為善是為
山而未成一簣也夫未成一簣且不可况半塗
而廢者乎孔子列有恒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

使學者循序而進毋半途而廢耳非以君子善人阻其進也且謂之曰有恒必由一篲而為山纔謂之有恒若以善人君子中止而不至于聖人摠謂之半途摠謂之無恒此孔子所以惓惓致意于有恒也道二之說善利之說欲人慎之于其始半途之說為山之說又欲人慎之于其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或又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而舜蹠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于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于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此處不慎而曰某也聰明某也功名某也文學何益哉何益哉或者唯唯余因作舜蹠善利圖而為述其說如此云

附錄

鷄鳴之時正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似只當有善如何又有利不與幾希之說相鑿

乎曰鷄鳴一章正為夜氣而發蓋人過了夜氣清明之際到旦晝時紛紛攪擾千態萬狀良心便易蒙蔽無論惶忙奔馳不暇點檢又無論因循混過不知點檢縱有點檢之心亦不得如鷄鳴初起之時清爽明白是以孟子既說夜氣又說鷄鳴而起孳孳為善為利正欲學者趁此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為之一點檢耳肯點檢便是善便是舜不肯點檢便是利便是蹠

幾希萌蘖從息字未措之反覆從為字未故萬思默先生謂莫善于息莫不善于為誠篤論也蓋下愚之人乞哀昏夜併夜間亦不謂之息上智之人潛修靜養即晝間亦不謂之為下愚之人無論奔走營為謂之為即夢寐之間恍惚不寧亦謂之為而不謂之息上智之人無論向晦晏息謂之息即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亦謂之息而不謂之為大約上智有數而中人最多夜則息晝則為此人之常情孟

子指點出一息字可謂發前聖所未發學者能常存息之之心能常用息之之功不專靠夜之所息庶乎二六時中盡是平旦時之氣象矣到此便是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若旦晝不常用息之之功只專靠夜息則冬夜長夏夜短所息能得幾何又安望其夜氣之存也邪此孳孳為善者正是孳孳焉常用其息之之功處

問晝間息之之功如何用曰昔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可見靜坐二字便是息之之一法故陳白沙曰為學須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

昔人謂靜坐二字補小學一段工夫余謂靜坐二字補夜息一段工夫

問靜坐二字固息之之一法矣然士君子一身多少責任安得日日靜坐曰須從靜坐做起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且然况于人乎

杜門靜坐息也讀書作文歌詩寫字亦息也與嚴師勝友講道談學用以收斂身心扶持世教尤息之息也如此常常用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才謂之孳孳為善才謂之舜之徒

幾希字并間字最當警省且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在果在耳目口體乎禽獸亦有耳目口體果在男女飲食乎禽獸亦有雌雄牝牡飲食果在趨利避害爭強好勝乎禽獸亦能趨利避害爭強好勝如此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在在此善之一字耳故曰幾希曰間者危之也學者果能念及于此自然不容不孳孳為善

孳孳為善善字是性善善字否曰為善善字即性善之善無二理也或曰性既是善如何鷄鳴之時又有利一邊可見性還有善有不善矣何以孟子專主于性善曰性原是善的但旦晝之所為悖之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

是以孳孳為利耳豈真性有不善哉不罪芥
介而罪無山木不罪牛羊而罪無萌蘖此三
品之說所以不容已于辨也或又曰性既是
善如何又待于為曰為善之說是盡性之說
也鏡本明而塵污之故不磨不見其明性本
善而利梏之故不盡不見其善故又曰亦為
之而已矣或又曰果如亦為之而已矣之說
為誠不可無矣而旦晝之所為為字又以為
梏亡又以為違禽獸不遠何也曰旦晝之所

為為字是孳孳為利之為也亦為之而已矣
為字是孳孳為善之為也孟子恐人懲于旦
晝之所為為字而併廢其亦為之而已矣之
為又恐人借口于亦為之而已矣之為而併
為旦晝之所為是以以此兩為字並舉而對
言之若曰為善之為既如彼為利之為又如
此學者慎毋槩以為為是亦毋槩以為為非
也

問為善當在何處為曰東廓先生云間字要體

認得親切莫作尋常看過視聽言動事親從
兄從前先後辭受仕止只是一念操舍之微
中間更無駐足處由此觀之可見為善只在
人倫日用間非高非遠非卑非近非揚非墨
非仙非佛

蔡虛齋先生云利不止是貨財但有私已之心
或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必如此說方透私
已二字視貨財二字病痛更大貽害更遠且
如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豈不是善若只要

自家做君子做善人不要大家做君子做善
人如此存心善乎利乎如此存心凡可以損
人利已傾人陷人者無所不至矣可不畏哉
大約財貨之利易見私已之利難知此虛齋
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或曰私已誠為利矣若
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
做善人恐流于兼愛柰何余曰昔羅近溪論
孝為仁之本至于遇人遇物又安有殘忍戕
賊之私處其門人亦疑曰此恐流于兼愛近

溪谷曰子恐乎決不流矣吾亦恐也心尚殘
忍無愛之可流此數語甚是痛快學者不可
不潛心味之

問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
做善人不知自家一人安能必得大家余曰
然彼世之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不要大
家做君子做善人者抑豈能以自家一人必
得大家乎自家一人不能必得大家而却要
大家不為君子不為善人勢必不能徒以自

壞其心術自得罪于天地鬼神而已矣學者
固不能必得大家都做君子做善人而這一
念必不可無有此一念便是善無此一念便
是利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初學之
士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不能以父母兄
弟妻子奴僕為一體若藉口于兼愛之非而
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流弊又當何如
孟子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又曰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是孳孳為善者為其與人同者也不為其所以與人同者而徒曰我為善我為善是舜之善如彼而我之所以為之者又如此也天下豈有兩樣善之理其何以為舜之徒哉大約叔季之世自私自利之風浸淫已久為不善者無論即為善者孳孳到底強半只成就得一箇自私自利且如平日看書與朋友講論時凡及于己立己達一邊話說便覺耳順便覺津津有味更不說恐流于楊氏為我凡及于立人達人一邊話說便覺耳逆便覺意思不合即說恐流于墨氏兼愛如門人之疑羅近溪者蓋不少也不知其恐處正是病處如曰不是病處何為不恐其流于為我而獨恐其流于兼愛也如此病根浸淫已久併自家亦不知不覺耳此根不拔則聞見愈廣講論愈多其病痛愈深譬之病寒者復用硝黃病熱者復用薑桂豈徒無益而已哉宜乎反為不用藥者之藉口也呂與叔云

克己功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夜
氣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此先儒已試之
良方所以藥天下萬世于無窮者也學者倘
有意于善利之辨不可一日不三復是詩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不得
為仁曰且先看這體字孟子曰人之于身也
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
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
有他哉于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
養其大者為大人可見一體之中自有差等
善養體者自當有辨豈可槩曰兼所愛兼所
養哉楊氏為我唯知有我舉親與民物而置
之度外是不知養身之說也固不得謂之仁
也墨氏兼愛愛無差等舉親與民物而混之
無別是徒知養身而不知考其善不善之說
也亦不得謂之仁也體之一字不明又何論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哉吾儒之于天地萬物

痛痒原自相關等殺又自有辨固不忍置親
與民物于度外亦不忍混親與民物于無別
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何等惻怛何
等斟酌是知養身而又知善養其身之說也
如此才與孟子論體字之意合故曰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知體之一字之意則知仁
矣知仁則知所以孳孳為善矣故曰孳孳為
善者舜之徒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
也學者必嚴于楊墨之辨而後謂之孳孳為
善而後謂之舜之徒不然為利者無論即為
善者而擇術不精雖日孳孳歆至于舜曷繇
哉

親親仁民愛物不是仁者分外事亦不是仁者
向外馳求是良心自然不容已處正所謂天
地生生之心也人得此心遇親自然知親故
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無不知敬
其兄遇民自然知仁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
入于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遇物自然知

愛故曰吾不忍其觶觫這原都是自然的良心不待勉強不容矯飾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只是後來物欲陷溺遂失了良心所以不惟不知愛物不知仁民雖至親亦不知親矣此後來陷溺之過非本末無此良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過復還此良心耳豈是分外事豈是向外馳求乎至親親仁民愛物間親疎厚薄亦都是自然的差等豈止親與民物有辨雖親親之中亦自有辯故曰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豈仁者有心分別于其間哉但學者不察仁者本末痛痒之心而徒執仁者後來等殺之迹于是妄分彼此妄樹藩籬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一切抹殺毋恠乎逃墨而歸楊以便其自私自利之圖也故學者不明乎天地萬物一體之說雖堯舜與居亦不能使之逃楊而歸儒矣

楊氏為我不是後人這樣為我但只是懲世人

馳騫之病欲率天下為近裏着己之為而不
知其親親仁民愛物正是自家近裏着己的
工夫非馳騫于親與民物間也丟過親與民
物而只為我視天下國家事全與我不相干
成何世界故曰無君故孟子不得不嚴為之
辯至于它一段痛痒相關之心亦自不可泯
不然何不以其道自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
也觀于思以其道易天下可見一體之心即
楊氏亦未盡泯特楊氏不自知耳若後世之
為我者即以為我之道自私而不以為我之
道公之天下全無痛痒相關之意矣豈可與
楊氏為我並論至于墨氏兼愛亦未嘗不是
但只是不該丟過親親專去仁民愛物非謂
民遂可不仁物遂可不愛也丟過親親而言
仁民愛物如無源之水如無根之木根源處
既薄了更說甚別處厚不厚故曰無父故孟
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然墨氏雖薄待其親
而親親之良心亦未嘗泯不然何夷子一聞

顏泚之說即憮然動心也觀于憮然處可見一本之心即墨氏亦未盡泯特墨氏不自知耳後世學者不察其墨氏丟過親親之非而遂謂民不必仁物不必愛舉親與民物俱置之度外而曰我不為墨是又自私自利之尤尤楊氏之所不與者也可勝慨哉楊墨思以其道易天下而孟子又思以其道易楊墨此又是孟子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故孳孳為善者當于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為之

可也

問楊斛山先生大節凜凜一代不知何脩至此曰先生學問亦從鷄鳴孳孳為善一念末觀其詩有云病潛隱處最難醫拔去深根思匪夷舜蹠相懸初末遠差之千里自毫釐又云一原萬象皆同有要把心從此處知善到公時多少大須知無我是無私觀此則先生生平大節盖有所本云又問病潛隱處是何病曰正指私已之病

私己之病亦有不同私己之利其病粗而顯私己之善其病細而隱必不私己之善而後謂之善而後不謂之利

朱晦翁曰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砍不倒觸處作災惟也薛文清亦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

滅絕雖曰有人之形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去有己之病廓然太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由此觀之則二先生之學可知若不於此處究心而曰我學晦菴我學文清吾豈知之哉

私己之病摠只是一忌字作祟有以小人而忌君子者忌其勝己也有以君子而忌君未者忌其並己也小人之忌君子明為擠排毀謗

君子之忌君子陰為化導轉移故以小人而忌君子不惟天下人知小人之忌君子即君子亦知其彼之忌我也必然避之防之而君子猶得為君子惟以君子而忌君子不惟天下人不知君子之忌君子即君子亦不知其彼之忌我也方且信之從之而君子漸化為小人由是觀之君子之忌君子其流毒貽禍視小人更深且遠也雖然小人無論矣既謂之君子而猶有此忌人並已之心則何以謂之君子嗚呼孳孳為善者固當自克其忌人之心亦慎毋為忌人者所化導而轉移也哉人人能克去私已二字便是青天白日心腸便是海闊天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懷便是天清地寧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故曰善故曰舜之徒

丙申仲冬十有一日余與諸君子講學寶慶寺講間或問及舜黜善利諸章諸君子各據所見互相發明余不肖僭為折衷之雖體認之

功未逮而心思意見亦既竭矣會之明日漫
作此圖而系之以說至于說之所不能盡者
復錄數則附于後大抵皆會中講語而稍為
文飾之者也錄成曰書此以自勗併以請正
于諸君子

